

我的运城

早在1982年4月,就在师范毕业前三个月,我被派遣到当时的清华公社王官峪村实习一个月,教四年级孩子的语文。毕业后,同年9月,我又被分配到楼上学校,在那里待了三年。王官峪村的学校是五年制学校,六年级学生都到楼上村继续就读。其间,多次听说山上有个“百二盘水库”。一天,家在草坡的学生带领我,沿着尚无台阶的原始的羊肠小道上山,爬坡的难度堪比蜀道。自那以后,提起百二盘,就有一种“谈虎色变”的感觉,第二个印象深刻的是山顶百二盘水库那一泓碧波波光粼粼。转眼近40年过去,2021年2月26日,山涧刚有绿色,我有幸重走百二盘,在有条件的一路跋山涉水,也是在一种探秘心情的驱使下,在汗流浹背中,再次登顶。看到当年建造的水库,仿佛见到久已不见的恋人。高山峡谷矗立的大坝,让我感慨当年清华公社人民创造的水利建设奇迹。只是库底干涸无一滴水,不禁为付出那么多血汗却没能发挥作用的“巨无霸”感到深深的遗憾。2022年5月8日,我随虞乡王官峪后山文化考察团,第三次攀登百二盘,再谒高山水库。

最美天路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虞芮两县虽然接壤,但却是隔着一道条山横岭,交通不便,只有几条驮运古道,勉强连接南北。比较驰名的除了从永济市虞乡镇凤伯峪,经桃花洞(玉泉寺)到芮城县学张乡水峪村古道外,就是从王官峪,经百二盘,在山顶涧底前行,再翻越横岭,到今天古魏镇阴家窑。“百二盘”是这条古道中最陡的地段,坡度达到70度,感觉是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天险路段,提起来脊背都发凉。人们听说过“泰山十八盘”,征服它已非常了不起了,而王官峪却是120个“之”字形弯道,人称百二盘。旧县志上称其为“王官谷道”,位于王官谷西峪天柱峰一侧,石磴盘旋,迂折而上,山路崎岖,古道弯弯,蚯蚓一般,好似通向仙境的天路。由于坡陡路窄,两侧秀峰夹峙,形成巨大凹槽空间,仰而望之,仅可见一方天空,人称“一线天”。这里需要确认一下,百二盘,到底是指一百零二盘,还是“百二十盘(一百二十盘)”?史载为后者,不过谁也没有数清过。也许将来会有数字标注。《隋书》称其为“百径山”,《虞乡县志》上的《虞乡县全图》也是如此标注的,倒还名副其实。“百二盘”应该是个美好的雅称。

王官峪景区内自然景观王官双瀑,贻溪映绿,人文景观司空图的表圣影堂、休休亭等,1994年由当地农民企业家张孟吉首次开发。张孟吉先生2001年不幸去世后,2014年景区转由他人再次开发时,为这羊肠小道修筑了石砌台阶,方便了人们的攀登通行。被雇佣的民工用竹筐装着细沙背上山,虞乡农民摄影师陈春明拍下一组照片,记录下珍贵的场面。否则,我们无法想象民工背沙扛水泥的真实性。毕竟“把石头往山里背”是违反常理的,是被当作笑料的。

这次攀登过程中,有幸遇到张孟吉的五弟张孟年一路为我们讲解。对面山头上的“夹脊岩”,有一小山头与大山体裂开,传说是关公陪大刀斩敌而成。南侧绝壁上的一处凹陷板状,形似富家人家的双扇大门,那是人常说的牛家院大石门。院内藏着无数珍宝。当地有“谁能开启牛家院,送我九州十八县”的说法。当然,这都是美丽的传说而已。坡道上端尽头,由坡道向平道的转角处,叫坯楞根(土炕的地脚线)。这里原来有石梯连接。抗战时期,为防日军由此进入后山,山民毁掉石梯,形成一丈多高的悬崖。山上有西北军抗日活动基地,刘吕窑村住过抗日军队。日寇投降后,又将阶梯修补上了。

进入平道,山路路面多是完整的石板,当地人称其为“石坯(方言读pei,即炕)”。山民赶集归来,刚爬完百二盘好汉坡,无不在此歇息,甚至躺在石板上,美美歇一阵子。王官峪乡贤符富家老人,早年在景区工作过数年,曾作诗吟诵百二盘:“峡谷陡壁一线天,羊肠小道如蛇攀。壮胆负力今欲试,犹如蜀道情趣添。”过去山南那边地广人稀,物产相对丰富,粮食鸡蛋便宜,饥荒年代,山北的虞乡地少人多,村民为了有限的差价,爬山越岭单程40里,步行到芮城担粮食。山北也有用水炭换芮城集市的粮食。这条道路还是比较繁忙的。为此,在虞芮界附近,还建有关帝庙和土地庙、茶房饭店,保佑山民一路平安,给商民提供歇息吃饭的场所。这次考察,历尽千辛,竟然找到一通同治元年所立的《关帝庙重修碑》。

王官后山之上8里许,有“刘吕窑”古村,分南岭和东西两个部分,最多时有六七十口人,属王官峪的一个自然村,梯田广布,土壤肥沃,山高水高,泉水喷涌,林木掩映,窑洞依崖而建。由于交通极其不便,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村民以各种方式迁到山外各村,仅余两户山民在山上放牧牛羊。这条山路,通常也就是几个山民上上下下,入冬时赶牲畜下山。随着陆地交通的改善,虞芮至王官峪的后山部分,也车马稀疏,人迹罕至。荆棘遍布,杂树疯狂,几乎无法通行,仅为少量户外探险者的通道。另外,现在要穿越这条古道,得先进入王官谷

大美之境百二盘

傅晋宏

景区,所以就更不那么容易了。

浩瀚天池

上的山来,沿着东侧山岭,前行一里许,就能看见水库大坝。在寂静荒凉的深谷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墙般的庞然大物。四十年前第一次来时,水库刚建成不久,高峡平湖,一泓碧水。第二次来时已彻底干涸,我还以为永不存水,曾对其彻底失望。没想到2021年7月至10月,秋雨滂沱,连降四旬,形成水灾,平地行船。这条山谷的尽头白练垂挂,形成瀑布,即“王官西瀑”。涧水从300米高的绝壁山崖上落下,再现传说中的“石崖喷雪”壮观景象。我想那时水库一定蓄满库容。孟年兄向我们证实,2021年水库确实蓄满,洪水从大坝上溢出,在坝后峡谷中激流而出,再在断壁处下泻,幻化成五十年一见的高瀑奇观。是为“水到绝壁是风景,人到绝境是转机”。这次上来之前,我很想知道目前的蓄水状态。

现实的情况是尚有存水,一两米深,估计有六分之一的库容。站在坝上,看坝前的库区,浩瀚的水面,延伸到300米处,犹如大河奔流,又像一面镜子,是永济的“天池”。高山上的一段河流,妙不可言,不可想象。大坝兼有道路功能,沿坝顶通行,去往刘吕窑古村,或通向山南芮城。值得一提的是,待我们从山村归来,蓦然发现几头黑驴,伫立于坝顶,静默状态,山中生灵与人间奇迹完美融合。我们禁不住拍下千载难逢的美好画面。

我曾仔细打量大坝上下,希望发现哪怕一丁点文字痕迹,未能如愿。据资料记载,百二盘水库位于百二盘山上的峡谷之中。1969年开始建设,当时由清华村张庭有任水库建设总指挥,干了六年。当年的壮小伙,如今已是80岁高龄老人了。那时,全公社共有八个生产大队,抽调王官、楼上、洗马和清华四个受益大队的社员,怀着改变家乡农业困境的美好憧憬,作为主力军参加水库建设,其他大队石卫、土乐、雷家庄等也给予大力支持。由于水库所处位置较高,水泥、砂石运输量又较大,头两年组织了两千多名社员往上扛,每次每人扛30斤至50斤。张庭有说他年轻,能扛100斤。当时还是民办教师的樊山洞村裴银驹先生,说他参加过几次背沙,从山下到山上,一天两趟,一趟50斤。有一段时间,大名贯耳的高思恭曾任清华公社书记,主要领导还有薛海青和孟金锁等。他们作风过硬,以身作则,一声喝到底。各行各业,如学校、信用社、供销社都有背沙任务。后来有了电,工地买来了提升卷扬机,架起高空运输线,初步实现机械化运输。平时有140人参加干活,秋后冬农闲时候,实行千人大会战。坝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喇叭声人喊声响成一片。民工下班休息和吃饭的间隙,山上会传来一阵阵放炮声。经过8年奋战,大坝于1976年建成,共投资12万元。坝高26米,坝顶长40米。大坝呈拱形(弧形),向来水方向(坝前)凸出,增强抗压力,以防止垮坝。下宽上窄,增强坝体的稳定性。

当时人们渴望彻底打破老天爷的摆布,改变“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困境,加之实现集体化后,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人力条件,又有中条山沟道蓄水的可能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人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背干粮,住窑洞,睡草铺,异常艰苦。现在水库东侧土崖上仍留有十多孔窑洞,据说当时每个窑洞都住有几十个劳力。水泥细沙从山下供给,石头就在西侧山头上用火药炸炸炸开,再肩扛人抬平车拉,运到坝基处。那是清华公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派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山民张孟年说,这大坝相当于用数倍于坝体的馍馍堆积而成的,说明当时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

1958年至1980年,永济在中条山有条件的峪涧共修水库25座,既可防洪,又能灌溉。虞乡公社有石佛寺七一水库和黄家窑水库。清华公社还有石峪岭寇家窑水库,这三座水库都还在发挥作用。百二盘水库设计库容为12.2万立方米,设计受益面积1000亩,是众多水库中规模最大,也是人们最寄希望的一座。然而水库建成后,都存在不住水,可能是库底岩石呈竖向纹理结构,水都从石缝中缓慢漏走了。

原本因后山源源不断的溪流,王官西瀑景象常在,王官双瀑也是常态,东瀑不如西瀑大,东瀑不如西瀑高,两水汇合出山,水量更大。自从水库建成,特别是随后被废弃,西峪之水被大坝拦截而断流,西瀑由常态变成几十年一遇的奇迹了。从高空俯瞰,葫芦状的水面,翡翠般的水色,宛若美人一样躺在青山峡谷中,是另一种罕见的自然之美,但又是一种无奈的残缺之美。

百二盘,名字很古老,也很响亮;百二盘古道,富有诗意,本身就是风景;百二盘水库,高山建筑伟岸,设施灵秀。听说当地仍在继续提升景区设施,特别是黄河洞保护开发已经开始。百二盘,人间大美,必定越来越美!

小雪飘过,大雪纷飞。西北风狂躁地撕扯着大树残留不多的叶子,那枝条摇摆着身子与风缠斗,不知是风的怒号还是树的嘶鸣,啸叫声在村子上空整夜不停。一大早,天空湛蓝,天宇地静,人走出屋,吸一口气,浑身打战,吐一口气,直冒白烟。勤快男人早起挑水,吱扭吱扭水担唱,滴滴答答水滴落,冻硬的雪路上留下一地冰印儿。树木越发瘦了,赤裸着全身一片叶子不挂。这是童年记忆里一场大雪过后老家农村的情形。

二十四节气第二十二个节气是冬至。至此,进入十冬腊月,数九寒天。寒冬正式拉开序幕,隆重上演。农家有許多事要做,以备过冬。

庄稼人当然要把农活忙完,地里必须打置干净。自留地秸秆收回来,玉米秆围成个冒尖的垛,不能淋雨渗雪湿了。不多的秸秆冬天要烧火,铡成短节粉碎喂猪。高粱种在地的边边角角,因稀少,这些秆更显珍贵,梢头又细又圆去籽的穗子扎笤帚,除了自家用,还能上集换个块儿八角。剩下又粗又长的秆截了根积攒起来可做成晒秋の筐。麦地铺了一层农家粪,静等一场冬雪。

冬天日子长,需要更多的柴火。那些秸秆和耙子搂回家的树叶不顶烧,男人们就几十里外的中条山拾柴。灌木丛杂七杂八的也分不清叫什么,指头细的齐人的腰,拳头粗的过人的头。锋利的镰刀齐齐收割那些细的,斧头别在腰上,专门对付那些粗的。当然,像这种用斧头砍来的名字叫黄蜡木的柴是最好的。山上的气温远比平展的家乡要冷,砍



五年前,清冷的冬天,先送大姐,再送母亲。前后也就两个多月,我一下子失去了两位亲人。

母亲是腊月二十三离开的。尽管在此之前,我们姊妹几个都有思想准备,可真正到了那一刻,还是难以面对。后来,哥哥解释说母亲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替我们考虑。因为,一过腊月二十,外出做生意或打工的都返回了。她担心,葬礼人少了,我们姊妹几个会很作难。最重要的是不愿在春节期间给乡亲们添乱造麻烦。

母亲享年79岁。乡亲们说这天是小孩,你母亲等于过了年增了寿,就是80岁了。

母亲体态微胖,患的是脑血栓。刚发病时,上下颌骨错位,只能吃流食。右边身子,也不听指挥。几番住院治疗,效果不怎么明显。搀着她走动,右腿难以迈动,勉强挪几步,就要坐下歇息。

由于习惯了农村的安静和敞阔,腿脚还还麻利的父亲执意要把母亲带回村里的大院居住。如此,我们姊妹几个经过商量,照顾母亲的重任就由嫁到邻村的大姐多担待。

平常,父亲负责着母亲的饮食起居,拿捏着时间喂药。大姐随时过来,除了做顿好吃的饭菜,还要给母亲洗头擦身换干净衣服。我和二姐住在城里,基本每周都要回村陪伴母亲。哥哥住在村东头,离父母最近,但自身负担较重,为给二小子挣娶媳妇的钱,几乎每天都在忙碌着“地摊”生意。尽管披星戴月,他两口子赶回来都要过来见一下父母。

母亲是方圆有名的“巧巧”。很早,谁家红白事的,都会登门邀请。白事的纸扎,红事的缝制,都是母亲得心应手的事儿。那时,还没有电视这一说,帮人家红白事做活,完全是出于人情。如此,不管哪家白事一过,总会给母亲送些蒸肉和点心什么的。至于红事,乡俗是主家每天都要管三顿饭。尤其是午饭,四个盘子五个碗。我当时还小,只要听说母亲被谁家请了,就等着中午饭点一到就跑了。主家一看“巧巧”娃娃来了,那真是好一番亲昵和照料。不过,母亲却总显得难为情,每次都会当着主家面嚷我。为减轻我这个“尾巴”,母亲甚至用笤帚把教训我,

灯光下漫笔

冬至

李文晚



柴又费力气,干一会就出汗,山风吹过浑身冰冷。

男人上山砍柴又苦又累,女人在家也不消停。收拾过冬的衣服,拆洗缝补是头等大事。有太阳的日子,绞来井水,“哗”一声倒进大盆,抱起旧衣片往水里一按,流水的盆面涌出串串水花。一番揉搓,一番捶打,摊挂晾晒,院里的铁丝上,门前的篱笆上,花花绿绿,长长短短一大片。又一个有太阳的日子,院里铺下两张苇席,摊开那些洗净的衣表衣里,展开晒得蓬松的旧棉絮,灰漆的添,该添的续。扯线穿针,在头发上轻轻划几下,针在手中捏,线在布上走,顶针发出吃力的蹦蹦响,引线牵出齐齐的行。几番飞针走线,合缝成衣。一件做完,针线别在胸前,叠好收起,伸伸腰,展展腿,又摊开一件……

冬天风大,门窗缝宽。西北风来了要泼般扑打着,摇动着,薄门板打战似的抖动,窗户纸风匣样抽泣。冷风钻头缝从那些可以穿过的缝隙往里闯进。针尖大的洞,进斗大的风——人常这样说。糊窗糊门缝就成了过冬必需的应急措施。打面糊熬稀糊,裁纸条糊缝。糊了高窗糊炕窗,糊了门板糊门后。过期的旧报纸,装化肥的牛皮纸,还有炕窗用

的粉连纸,各有不同,各尽所用。稀糊要刷匀,纸面要铺展,缝隙要对齐,炕刷轻轻扫,两手轻轻拍,冬天干燥,很快黏牢。堵住所有漏气的窟窿缝隙,窗户也糊严实了,屋里少了以往的亮堂,却留下更多的温暖。

土炕连锅灶,烧火睡热炕,农家烧火做饭取暖两不误。柴从灶口进,烟从土炕过,温了炕,抽走烟,那烟气曲里拐弯绕着火炕转,最后顺着窗口边的土烟筒就上了天。日子久了,烟尘积满一个叫“狗窝”的地方,那是连接烟筒和火炕专门存放烟尘的小仓库,满了就得掏。不然,锅灶火不旺,满屋子倒烟呛人,做不熟饭,还得睡凉炕。就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年年都得操心,年年都有人大意。打开窗台角下那个预留的口,铁锨伸进去,一锨又一锨,竟掏出多半筐又黑又细的土面。这个“肠梗阻”解决了,一冬炕热灶旺人不受烟呛。

至于挖坑修窖存放红白萝卜、白菜、大葱、芥菜疙瘩等等,这些过冬前随着收获早就各就各位了。还有,莫忘给猪窝里扔些乱草,猪过冬也是怕冷的。鸡倒无所谓,我家的几只鸡都在院墙上过夜。

备冬的事情安顿住了,农人的日子也要换一种过法。就像地里那些虫儿们,钻进地下要长长睡一觉,

鹤雀楼

隆冬
(诗画)
段俊清
作

母亲靠着骑自行车逢集赶会,才让我读了大学并有了份正式工作。

我在城里买了单元房后,父母已是年过古稀了。村里的田地,也承包给了他人耕种。既而,我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但他们总觉得城里没有农村清静,上下楼不方便,并且抬脚迈步都得花钱,索性返回村里,说再也不享那个福了。无奈,我只能隔段时间回村看望他们一次。而每次回去,母亲都要做好饭菜好饭让我吃,像待客一样。我说,妈,不要这么麻烦,你们平常吃什么做来就行了。母亲总是说,你再管,两把柴火就好了!母亲知道我爱吃手擀麻食、臊子浇面和萝卜馄饨,就换着花样做给我吃。

我自小晕车,坐短途勉强可以,开车肯定与我无缘。每次回村看望父母,多数时间我都是乘坐公共汽车。吃了饭,母亲和父亲总想和我多

等我开完会再来探看大姐,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我心头一颤,泪水夺眶而出。大姐患的是突发性脑卒中。大夫说,根据脑CT影像显示,结合病人病情现状,估计苏醒的可能性较小。

大姐呀!你这是咋了呀!你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几个可怎么向病中的母亲交代呀?

那一夜,我和哥哥、二姐以及大姐夫全家都守在监护室外。天亮时,大夫给我们的信息是,病人呼吸已非常微弱,赶快料理后事……大姐就这样走了,走得让人无法接受!发表那天,满屋哭成一片。可我的母亲和父亲,却全然不知。

——哪能让他们知道呢?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哥哥、二姐达成协议,谁也不能说出实情,就说大姐去北京给二小子带孩子去了。

起初,母亲信以为真,父亲也信以为真。可时间一长,善意的谎言就渐渐无力了。终于有一天,母亲开口对我说话了,并且说得很清晰,都弄哄我,你大姐给妈托梦了,说她在山里很孤单,天凉了,让妈给她纳件棉衣送去……给大姐送棉衣,怎么送?我仔细听着,却不敢正视母亲,怕泪水滚落下来,赶忙回应:妈,再过去些日子,大姐就回来了!

母亲是聪明人,只要稍微较个真,会立马让我和二外甥用微信视频,让她见一见大姐,就不就把谎言揭穿了吗?但是,母亲没有这样做。

自此,母亲的饭食越来越少了,也渐渐坐不起来了。

母亲的葬礼,办得紧凑和简单。起灵时,天空飘了点雪花。我手扶着大姐的灵牌,为母亲送行。

母亲的坟头逐渐成形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从大姐村子的飞来一只花喜鹊。花喜鹊绕着母亲的坟头飞了几圈,落在一旁的枝丫上,面对我喳喳叫着。那一刻,我觉得它是在劝我说别太悲伤,你母亲在那边有你大姐陪伴和照顾呢。

不久,我把父亲接到了城里。每逢清明和母亲周年祭日,我都会回到村里上坟。再回头看,母亲和父亲养育了我们姊妹几个的大院。

噢!还有母亲曾经无数次送我到村口的地方。而每一次,我仿佛都能看见母亲站在那里的模样。